

## “四月影会”40年后，三影堂摄影奖带来了怎样的影像新世代

1976年清明节，一群年轻人拿着简陋的相机，聚焦天安门广场的花山人海，拍摄了人民群众与“四人帮”尖锐斗争的图像资料。1979年4月1日，以此为基础的“自然、社会、人——四月影会第一回展”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举行。展览包括45位艺术家的170件作品，不少出于非专业摄影师之手。展览举行25天，售票参观人数达7.6万人次，被形容为“人气爆棚，汗味可闻”，有观众留言：“我看到了摄影艺术的春天”；“从这个绝美的影展我闻到新的气息，这是时代的气息”……



四月影会活动，自然·社会·人第一回，1979年

展览重要发起人王志平在前言清楚地表明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宗旨，将摄影从政治宣传的禁锢中解放出来。他用特有的美术字体写道：新闻图片不能代替摄影艺术。内容不等于形式。摄影，作为一种艺术，有它本身特有的

语言。是时候了，正像应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一样，也应该用艺术语言来研究艺术。……艺术史家、策展人巫鸿表示：“中国当代摄影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随着国内和国际上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的大潮以及摄影本身的发展，在以往**40**年中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。”

“四月影会”成为“文革”后首次无官方色彩及支持的民间自发的艺术展览活动。40年后的2019年4月6日，“转译：**2019**（第十一届）三影堂摄影奖”在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举行。展览继续书写着**40**年后，中国摄影艺术当下的面貌和变化。



2019年三影堂摄影奖展览现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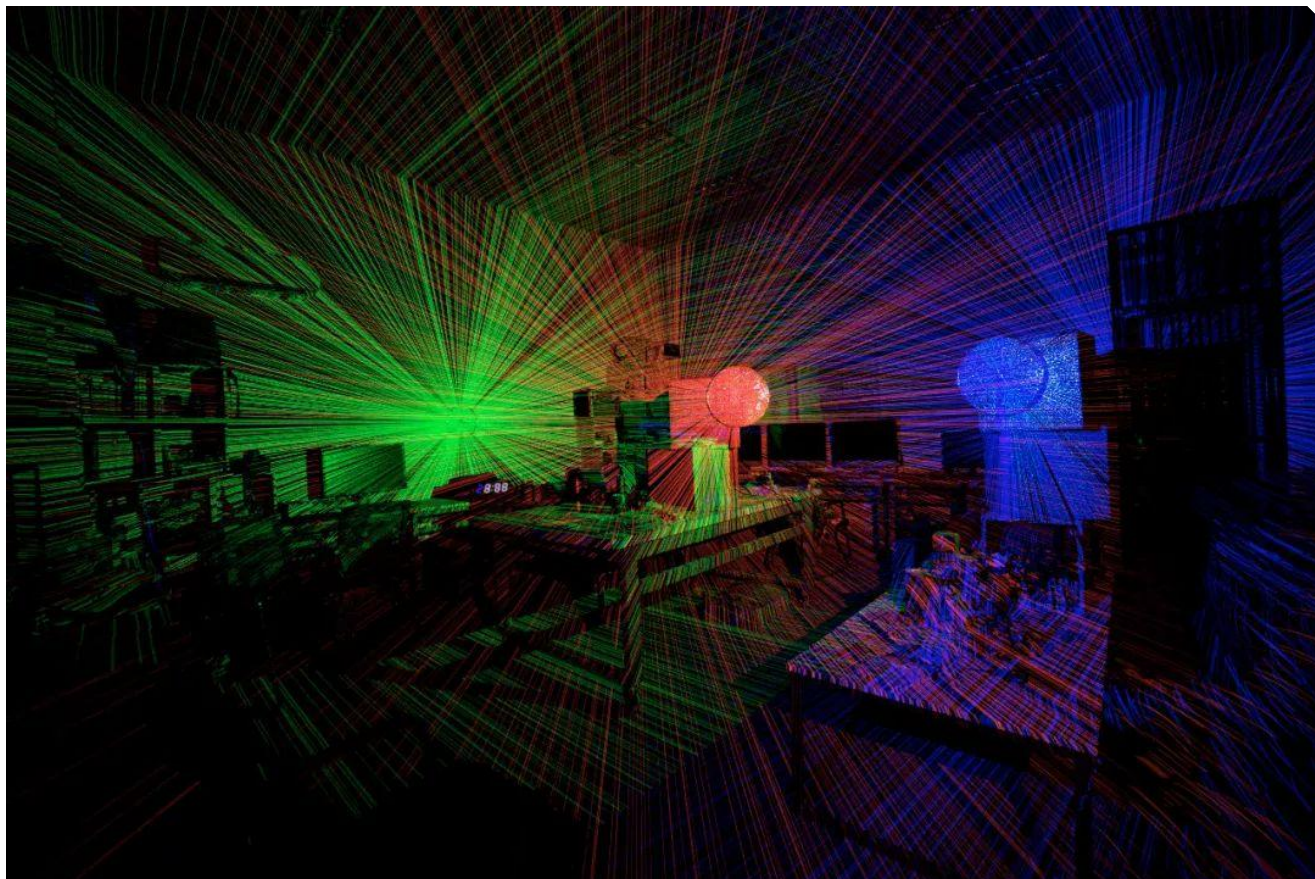
三影堂是个躯壳，

里面是艺术家的灵魂



## 2019年度，三影堂摄影奖现场

“三影堂摄影奖”旨在在不断涌现的摄影艺术新潮流中，选取具有独立精神和艺术潜质的艺术家及作品，考查、梳理和研究中国当代摄影，将中国当代的新锐摄影介绍给广大公众，进而推动中国当代摄影发展的奖项。2019年度，三影堂摄影奖共收到534份投稿，经过三影堂摄影奖初选评委会详细的审阅和讨论，20位艺术家脱颖而出，入围本届三影堂摄影奖作品展。入围艺术家包括（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）：陈江屿，黄奕亮，胡雅静，蒋斐然，雷安乔，李剑鸿，李林，李龙俊，刘珂&晃晃，刘书彤，卢杉，吕廷川，马塔，唐咸英，汪滢滢，吴国勇，徐思捷，尤达任，张兰坡，周裕隆。



徐思捷，《平行与相交的时间 $\Omega$ 》



### 周裕隆，《寻找无双》

与以往一样，在入围艺术家中，三影堂特邀国际评委团亲临现场，与入围艺术家一一面试交流之后投票评选，于开幕式上公布摄影奖大奖得主并颁发奖金。在评奖之时，邀请国际摄影领域的专家评委，且基本没有重复，三影堂只有一票的权利。本届摄影奖国际评委会成员包括：独立策展人，影像艺术批评家海杰，日本赤赤舍艺术出版公司的代表兼主编姬野希美（Kimi Himeno），荷兰阿姆斯特丹FOAM摄影博物馆副馆长马塞尔·菲尔（Marcel Feil），瑞士摄影基金会总监兼策展人彼得·福伦德（Peter Pfrunder），以及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联合创始人及艺术总监，集美·阿尔勒国际摄影季联合发起人荣荣。



刘珂&晃晃获2019年三影堂摄影奖大奖



刘珂&晃晃，《镜子，2017-2018》

最终，本届三影堂摄影奖大奖得主为刘珂&晃晃。1977年生于四川成都的刘珂，自幼跟随家人学习美术，晃晃则是自幼学习舞蹈。15年前，两人相遇，感觉对方就是彼此的一面镜子。从2017年起，他们开始每天为对方

拍一张照片，就像每天观察裸露在镜子里的自己，也像“两个孩子的好奇之旅”。两年，730天，1460张碎片一样的照片，永远留存在两位摄影师彼此的生命里。出现在颁奖现场的刘珂&晃晃，具有极强的“波西米亚风”，现场发表的获奖感言也颇具诗意：“也许就像一场梦，但是这场梦让我们两个今天可以一起手拉手开始一个新的旅程。……”

评委会颁奖词表示：刘珂&晃晃非常个人和私密的创作，不仅是关于摄影的作品，也是关于“自我”的表达，是两个摄影师之间的互动。在这个自我探索与表达的过程中，衍生出新的摄影关系，并且用多样化的方式进行展示。作为本年度三影堂摄影奖的喜悦，自2019年开始，还新增设了媒体关注奖和以民国时期银行家、摄影师骆伯年命名的优秀摄影师奖。经由国际评委会及媒体评审团评选后，获得“媒体关注奖”的是生活于广东肇庆的高校美术教师张兰坡。他那组具有超现实感的作品“巨人传”系列让观者震撼。张兰坡通过拍摄“死亡”这一主题，重新探讨人性深处的两难抉择——功与过、罪与罚、人性与神性，认知与判断、掩盖与昭彰……也正是这些矛盾，吸引着他不断去展开思考与发现。



汪滢滢（右）获“骆伯年优秀摄影师奖”





## 汪滢滢，《洄》

“骆伯年优秀摄影师奖”的获奖者为汪滢滢。《洄》是汪滢滢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。这是一部探寻自我身份认同感的作品。1960年，汪滢滢的父亲被打成“右派”，下放到河北省馆陶县王桥村17年。这期间，她父母相识并结婚生子，但在其幼年时，父母离异，让她只有极为稀少的支离破碎的童年记忆，“原生家庭的分崩离析带来的成长困惑一直困扰着我”。2016年，汪滢滢返回自己的出生地馆陶，拍摄那里的人和景，试图找回自己对故乡残缺的记忆，就像“洄游”。“拍摄《洄》的初衷之一，是想要去寻找自己，想要去面对自己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困惑，通过这个项目去疏解心理问题。”汪滢滢介绍，所有摄影项目都是基于自身对生命的困惑，对自身认知的渴望而做，“它们都是我自身最为关切的生活内容、生命议题，也是我自身生活经历、思考方式在艺术中的投射。”

评审委员会表示：汪滢滢非常成功地将个人的故事转化为人类共通的议题——寻找个人的身份认同，家庭关系，自己的角色与父母的关系。她非常准确地运用艺术与影像的手法，运用文字、涂鸦、影像和图像并置，展示出

激动人心的力量。在颁奖典礼和采访中，荣荣不断表达对于各方支持的感激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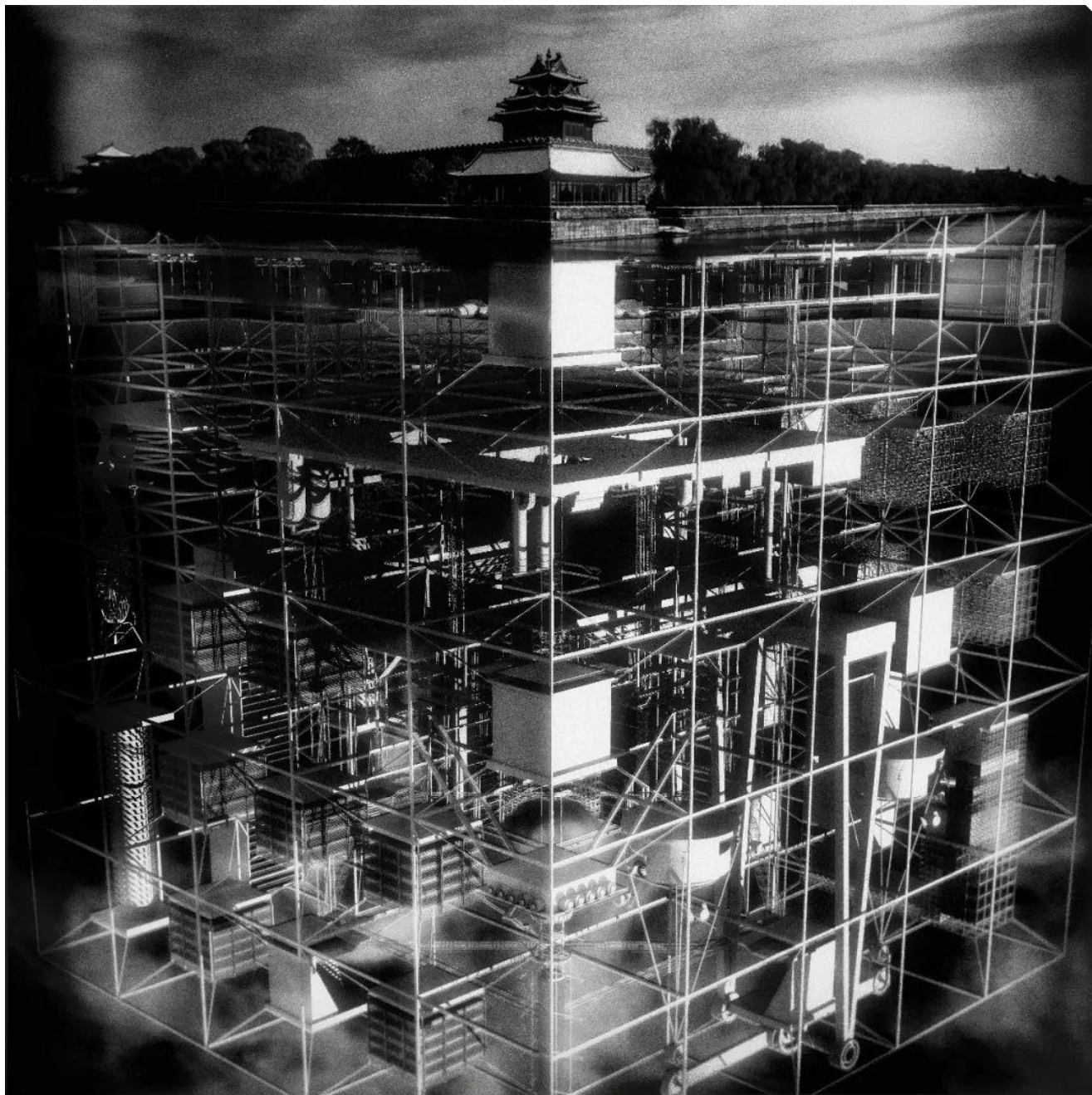


### 2019年三影堂摄影奖展览现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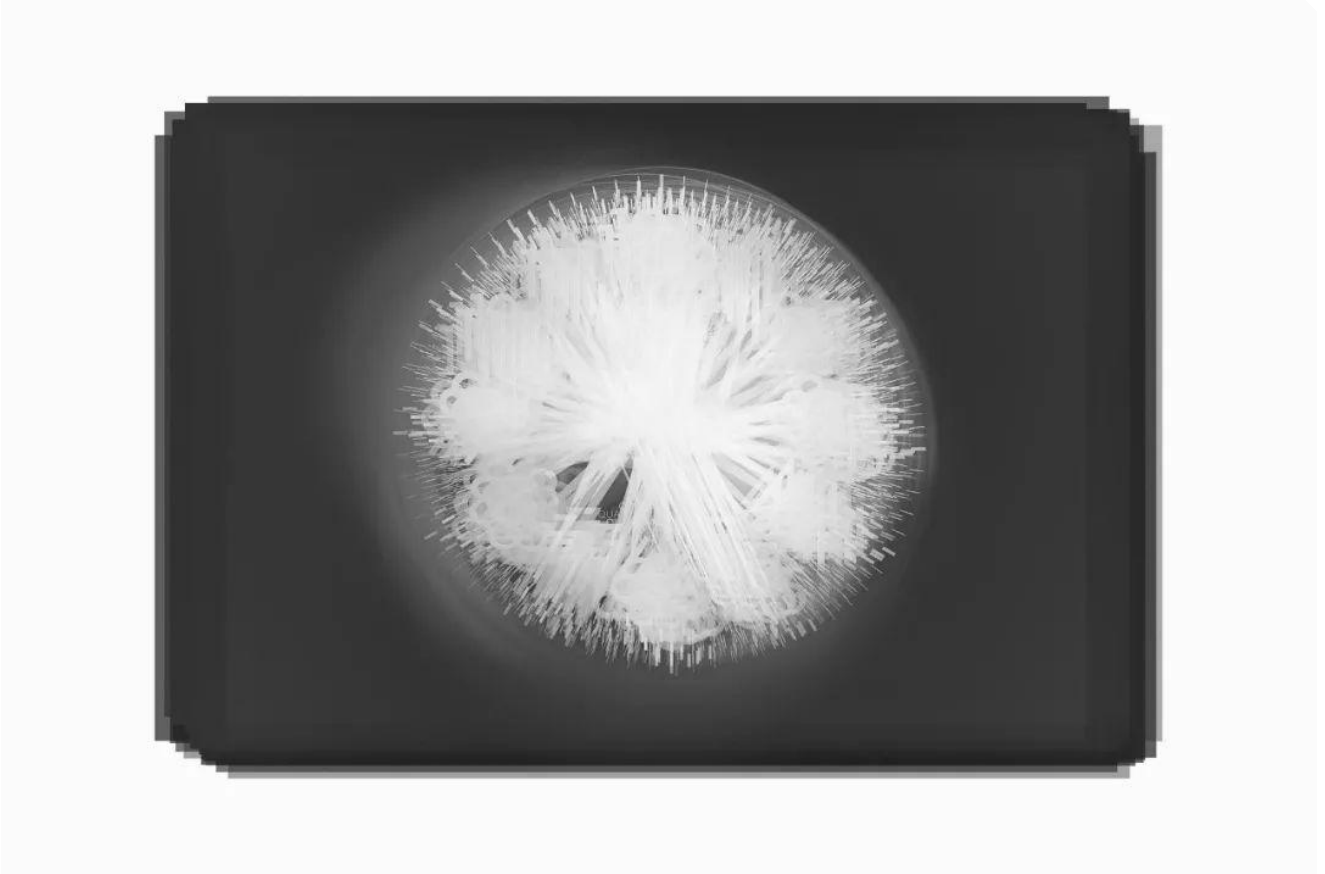
荣荣告诉《艺术新闻中文版》：“三影堂其实每年都不知道下一年怎么办，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。但这个奖，持续了下来，很多感慨和感激，包括很多艺术家的支持。”荣荣感叹：“三影堂是个躯壳，里面是艺术家的灵魂，是艺术家的创作、作品和思想。”

为中国摄影的土壤，

多发出一种声音



陈江屿，《为了看见天空的画 故宫》



刘书彤，《办公室钟表的9:00—5:00的一天》

“中国每年涌现出有创造力的艺术家，就是对中国摄影艺术最好的见证。”荣荣介绍，在设立奖项之初，也不知道未来的前路何在，三年后，方向逐渐变得清晰。“每次截稿都会收到很多作品，每一年都有很多艺术家新的作品，出现新的面孔。中国影像非常具有活力，创作也越来越多样化，也推动了三影堂摄影奖向前走。”

评委之一的彼得·福伦德参与策划的摄影展遍及国内外，并为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与中国连州摄影年展等国际摄影节做出贡献。2016至2017，他与施瀚涛，在上海及深圳OCAT，联合策划了倍受赞誉的展览“听我说——中瑞当代摄影中的新叙事”。在他看来，本届三影堂摄影奖参展作品非常多元，表现丰富，也让人看到令人惊喜的作品，呈现了中国摄影的长足进步。



卢杉，《坛城虫虫洞》



李剑鸿，《海边》

当代艺术家们以影像这一媒介为出发点，不断开疆扩土，创作出有别于前辈的摄影作品。他们不拘泥于常规获取图像的方式，呈现出了生动多元的视觉景观。评委海杰表示，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已经摆脱媒体的束缚和负担，自由穿梭在各种媒材中去提问，带有极强的问题意识。他将此次三影堂摄影奖入选者的作品，归纳为几类：家庭相册与个人史，科技伦理，家庭女性，对摄影本身的深耕，身体与生命。

姬野希美也认为，入围的作品在各自的内部获得更多的复杂性。与影像、绘画、语言等多种多样的媒介相连，充满了拓展摄影疆域的实验精神。“艺术家们探索摄影的领域、扩展其疆域的尝试，伴随在各种层面所做的深邃思考。”



蒋斐然，《第一次妇女集会合影》

在数字媒体时代，技术让摄影呈现出新的面貌。卢杉使用网络现成品进行影像拼贴，制作成动画和照片，重构出一个介乎于虚拟与真实之间的世界，关注不同文化传统与宗教中对于世界的理解，以及当下社会文化与科学认知的连通性；唐咸英的《平行世界》运用大面积的色块与或抽象或具象的结构，将无必然关联的画面并置并调和出微妙的画外音……



唐咸英，《平行世界No. 09》

在今天，数字化的普及消解了摄影技术的神秘性，摄影成为人人都可表达的方式，作为创作手段的摄影，日趋改头换面接纳新的科技和新的观念。在“人人都是摄影师”的年代里，激发出创作者的多元性，以及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，通过影像这一媒介，探索自我以及与世界的内在、外在的联系。

20岁的摄影师雷安乔自学成师，19岁于东京跟随日本著名摄影师横浪修实习，同期与年轻艺术家Petra Collins一同参与《花椿》杂志拍摄。从事摄影创作不到一年，却已深受国际媒体关注。对她而言，作品就像一本日记，“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重大事件、很重要的人，都转化成抽象的照片。”





### 雷安乔，《Pear in mouth》

来自西安的摄影师马塔也将自己的照片称之为“情感纪实”。“摄影这把钥匙帮我打开了一扇门，让我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。正是通过摄影，我从时间里保存了这些情感。”胡雅静的《心跳》灵感来源于她母亲去世的那一刻。职业为法官的黄奕亮，也是一名自由摄影师。他希望自己的照片能表达自身的感受和体验，观看者能在他的影像中得到开放式的体验。“我希望通过我的照片探索人的可能，摄影的边界，观看与社会的关系。”摄影师李林用影像去纪录被遗弃的已成废墟的故乡和生活在的人们，在现实面前的个体命运和历史境遇。回到父母曾经上山下乡的地方，拍摄了作品“黄河农场”系列。李龙俊用了十年多的时间，完成“鸭绿江”系列。作品拍摄了鸭绿江对岸的朝鲜百姓、军人的日常生活和鸭绿江上朝鲜放排人的人生百态，从中感悟到了不屈服于自然与命运的精神。



胡雅静，《心跳》

这些参展作品，从个人私密到宏观叙述，从集体意识到个人观看，从纪实到观念，从胶片到数码……呈现出极强的多元性和丰富性，中国摄影不仅在摄影观念、技术、语言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，在艺术制度的合法性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。马塞尔·菲尔也感叹，中国当代摄影手法的多样性令人惊叹。作品涵盖的范围很广，不仅包括遵从传统的纪实影像，也有看似与摄影媒介没有关联的视觉语言。菲尔表示，“克服媒介的障碍，为内容和形式的协调性开拓惊人的可能性，在这方面，中国当代摄影和国际摄影的发展趋势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

李林，《黄河农场》

在荣荣看来，40年来，中国摄影的变化非常大，非常活跃。在以前，摄影的功能基本是记录、纪实；今天，摄影工具已从少数人拥有到人人可以拥有，进入“人人都是摄影师”的时代。“摄影与科技同步，未来的空间还很大。手机、莱卡、数码，什么都无所谓，就像书写，工具、体例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关键在于，是不是找到合适的表达工具，表达的内容是否恰当。”2008年，三影堂摄影奖以“临点”出发，在2018年走过十年征程之后，开启新的起点。“转译”这一主题正是期待三影堂摄影奖进入第十一年，继续以独立的姿态，迈入新的一步，新的开始。荣荣表示，“三影堂摄

影奖设立的初衷和定位就是一个独立性的摄影奖，一直秉持独立的态度。我们只是为中国摄影的土壤，多发出一种声音。”（采访、撰文/David H）

**转译：2019年（第十一届）三影堂摄影奖作品展**

**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**

**4月6日至5月19日**